

我的爱豆周晓枫

■马小洵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周晓枫是我爱豆。我没读过中文系，多年来一直由着趣味读书，做编辑之前，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读的特别少。刚去杂志社上班时，有一次徐则巨说起三红一创，我特别迷茫，还以为是三宅一生的副牌。他也特别迷茫，不理解对面的神经病思路在哪条线上。但是，有一个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全读过，这个人就是周晓枫，就像粉丝收集爱豆的资料，周晓枫所有的书我都有。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塞林格、三岛由纪夫、周晓枫，排名不分先后。

我中学时候第一次读《鸟群》就落下病根了，那种波诡云谲的语言，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孤绝的外星人，从此对周晓枫式的表达方式深深迷恋。尽管全世界有格调的作家都在强调动词多高冷多难能可贵，我多年来神往的却一直是周晓枫将形容词和修辞赋予魔法，倾家荡产、同归于尽的表达方式。那时候我有一个本子，抄满了唐诗宋词和《鸟群》里的句子。她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学习的榜样，不是多快好省以为自己可以追上的人。她是非常遥远的存在，像狮身人面像或者亚特兰蒂斯，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幻灭感。时至今日，我看她的书有时候会想把书吃掉，那种复杂的感受，是既欢喜又绝望，既渴望占有，又充满了敬畏。周晓枫的才华，不是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好像上帝造人的时候特别任性，把整条街的才华都给了她。吃得苦中苦可能会成为人上人，可是还是无法变成周晓枫。

后来，光阴荏苒，我竟然也成了个作家。然后，会偶然从很多人口中听到她的名字。我对这三个字极度敏感，每每听作家们提起她，我都非常机警，像每一个乐于掌握偶像八卦的粉丝一样，有一种谄媚的兴奋。所有人都在夸她，没有一个人说她坏话。甚至，我连作为一个粉丝去捍卫她，为她辩解，与人唇枪舌剑的机会都没有，只是每每跟着附和，写得太好了，人太好了。

说起来，好像我已经疯了，在絮絮叨叨追溯自己的追星史，说自己爱豆德艺双馨。下边我展开一点，说一点比追星更深刻些的。

后来，我工作几年之后，周晓枫调到了我们杂志，做我的顶头上司。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肯定乐坏了，其实我不是太高兴，还有一种复杂的畏惧——万一我不喜欢她，或者她不喜欢我，我都会难过。我并不想和少女时代就喜欢的人挨得那么近，同事之间，多么容易莫名其妙心生阻隔。我不想看见她咀嚼、吃饭，也不想进办公室走廊的厕所和她偶遇，我不希望她是个活生生可能有缺点的人，我希望我偶像跟王母娘娘似的在高远的天宫高贵端庄就好了。

她来上班第一天，和另外一个女编辑去外边吃午饭了。我像没被临幸的妃子一样，心里暗自不爽。这里可以引用《鸟群》里的话——所有占有欲的源头，几乎都是无辜的热爱。我由于太热爱她了，用力过猛地关注她的一举一动。

但是，这种不健康地爱并没有持续三天以上，周晓枫的个人魅力就把我们整个杂志社征服了。她热情、幽默、明朗、诚恳，不仅不像一个孤独的天才，简直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中学生。就像凯鲁亚克说的“我一辈子都喜欢跟着让我感觉有兴趣的人，因为在我心目中，真正的人都是痴痴癫癫的，他们热爱生活、爱聊天，不露锋芒希望拥有一切，他们从不疲倦，从不讲那些平凡的东西。”周晓枫就是一个痴痴癫癫的真的是人。同时，令我非常震撼的是，在这一切嬉笑怒骂、平易近人之外，她却从不拘小节没有分寸的，她的得体 and 界限感，让我意识到她是一个真正的闺秀。教养让她不

轻易在人前展示自己的秘密和伤口，总是以挺拔、嘹亮的姿态，让大家都不要感到不自在。

我们一起出差，两个人被安排住一间房，她先到，我还没到就收到了她的信息，她会事无巨细地告诉我，毛巾、某一个水杯、马桶……她已经用过了，提醒我注意，那种礼貌和周到，不想给任何人造成困扰的担心，就是骨子里的教养。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她是多么有板有眼。她可能已经尽力了，但是她做不到。如果人的智力、才华都装在罐子里，她的罐子肯定已经溢出来了。但是或许是基于某种平衡，我觉得她记忆力的罐子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她头脑清晰，反应机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可惜总是以一种鱼的记忆只有三秒的方式丢三落四。比如，有一天她推荐我一个蓝牙耳机，说效果如何如何好，开车的时候接电话非常方便。我询问了蓝牙的价钱，得到九百多块的回复，然后告诉她，九百太贵了，并且我没有车。三天之后，下班时见她风风火火说要上街。干吗去呀？买蓝牙。原来三天前那个已经丢了。

她还曾经在韩国开会，把穿过的衣服都挂在宾馆的衣橱里，而后拎着空箱子回国了。冬去春来，到第二年要穿那些衣服却怎么也找不到的时候，才想起来，它们在韩国呢。

我的偶像把东西丢遍世界各地，我一想起她，就能想到她找东西的样子。这样的例子，我一下就想起十来个，每一个都匪夷所思又惊心动魄。她就是这样聪慧但是糊涂，是非常特殊的有趣而笨拙的人，

当然，即使对我来说，她也并非永远对，全都好。有一点，我是不肯苟同，她推荐的所有吃的都味道可疑。以周晓枫的语言表达能力，一说什么好吃就似乎夸其神的，但是每次我亲身尝试，都觉得和她说的根本就是俩东西。在我对这一点还领会不深的时候，曾经路遇她盛赞的一碗鸡蛋干，立马买了一兜，并且分给了我妈半兜。然后，母女关系就陷入了冰点——我妈觉得我拿破玩意糊弄她。我对周晓枫吐槽，周晓枫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你不能当鸡蛋干吃啊，你把它当成豆腐干吃，就觉得比一般的豆腐干好吃多了！我被这个逻辑折服了，回家把鸡蛋干都扔了。并且此后她每次推荐好吃的，我都淡定地说，我不会再上当了。

我从抄写《鸟群》的少女，变成了周晓枫的同事，得以面对面感受她的高智商，顺道目睹她颠三倒四的出糗瞬间，揭穿她非常古怪的饮食趣味，这一切多么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然而，我的偶像跑路了，她辞掉了杂志社的工作，变成了一个可以每天穿着睡衣不出门爱文学的人。于是，我成了她的编辑，隔三岔五催促她交稿，孜孜不倦地校对她的错别字，新书《有如候鸟》里就有我编过的稿子。这种感觉太神奇了，从《鸟群》到《斑纹》《你的身体是个仙境》《雕花马鞍》《聋天使》《巨鲸歌唱》，甚至《醉花打人爱谁谁》，我的爱豆她曾经和我走得那么近，但是那些文字依然在远方。她不断拓展语言的疆界，以神奇的方式打破、重建，以超出经验的表达展露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不再是一个只看得到绚烂的年轻人，我能读出一个写作者面对的艰苦和危险，也能感受到一个创造者的执拗和焦灼。她确实有盛大的才华，使用语言像土大款花钱一般挥金如土。这一切看似容易，但是我知道周晓枫选择的是一条险峻之路，她对写作的认真与执着几乎已经到了强迫症的程度。那些花团锦簇的文字之下，是对世界对人的审视和探索，是慧眼独具的甜蜜和哀伤。

周晓枫一直坦言自己的书卖得并不十分好。然而我并没有感到奇怪，周晓枫怎么可能没有门檻？要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读周晓枫，那才是咄咄怪事。甚至我不希望她有庞大的读者，最喜欢的事物，根本不愿与人分享。我想一个人自命不凡地读她，窃喜地回味就够了。

最优美，也最危险

■黄桂元

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围棋话题最近持续升温，其影响远远超过棋类圈子和体育竞技界，而大面积波及文化、科技、金融、伦理、现代文明诸多领域。何以如此？需要对围棋究竟是什么，有一个基本认识。

我常想，世间恐怕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围棋更难归类了。它属于文化、启智，抑或属于竞技、娱乐？还是集数千非凡功能于一身？始终见仁见智，难以定论。世间也没有任何一样东西遭遇过如此的毁誉参半，爱恨莫辨，它可能是妙不可言的“天使”，也可能是令人生畏的“魔鬼”。围棋曾被西人惊叹为通鬼神之变的“天外之物”，它诞生于人类的古老东方和遥远年月。关于围棋发源地的归属问题，中韩之间曾有过小小争议。韩国语言学家陈泰夏先生曾在韩媒著文，声言“围棋发源于韩国”，应向世界有关组织开展申遗活动。就此，中国围棋协会掌门人王汝南悠悠笑道，“如果韩国和日本将围棋申请为他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他们见到我们都会不好意思”。果然，韩国棋院事务总长韩相烈随之表示：“我们不会和中国抢的，因为中国公认是围棋的发源地。”

中国古人讲“琴棋书画”，最早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指琴瑟、围棋、书法、绘画，这是四大国宝，又称雅人四好，也是四种古代艺术性技艺。关于围棋，沈括曾在《梦溪笔

谈》中从数学角度提到下一盘围棋所包含的种种变化，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而写过“围棋三十六计”专著的马晓春九段更认为，围棋的所有变化根本就是无法穷尽的。已故的日本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曾被记者问到“您对围棋掌握多少？”秀行先生的回答是“棋道一百，我只知七”。围棋反映了中原龙山文化时代的一段历史，“纵横十九无奇，却无千古同局”，那散落棋盘上状如玛瑙的黑白子，就像星空那样的神秘、魔幻、玄奥、深邃，那一幅幅经典棋谱使多少痴迷者为之沉醉，竟至于沉沦，其是非功过，实难尽数。正因为围棋的无法穷尽，古往今来才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由此可以理解了，当世界围棋第一人柯洁完败于“阿法狗”而潸然泪下的一幕出现时，无数国人何以与之一同痛心疾首；可以理解了，当“阿法元”并未研习过人类棋谱，从零开始，无师自通，以100-0的绝对实力打败其兄“阿法狗”时，柯洁又何以发出“人类太多余”的仰天长叹了。

不过，人类之间对弈带来的刺激、快感与趣味，无论如何是冰冷的人工智能所无法比拟的。古人和今人，都有把围棋比喻为“木野狐”“妖狐”的说法，其爱恨交织之情，非亲历者而无法知晓。如果我们对围棋的对象从无接触，也就罢了，每天照样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适，而你一旦进入它的磁场，就等于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道理很简单，围棋如果仅仅是“天使”，而不同时具有无法抗拒的鬼魅之力，怎么会如此难缠？这是一种可以定

我鄙视你对女人的鄙视

■刘江滨

“作为艺术家，你也许是伟大的，可是作为人，你在道德上一钱不值。”

这是说谁呢？没错，是毕加索，他的情人朵拉对他的怒斥。

读了毕加索传，我一分钟犹豫都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毕加索就是一个“渣男”。不管你有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你依然是“渣男”。

毕加索一生情人无数，作为一个情感丰富的艺术家，这一点似乎并不为人们所苛责。英国作家毛姆在他的名作《月亮与六便士》中表达过一个意思，一个人可以有好多爱情，至少在和一个人相爱时是绝对真挚的。毕加索先生的字典里似乎只有“情欲”，而没有“爱情”，常常是几个女人不分时段，同时空进行。一个尚未了结，另一个已在怀抱。一次，两个情人玛丽和朵拉在毕加索寓所相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玛丽让朵拉滚出去，朵拉大哭。这时，毕加索走到玛丽身边，搂住她的脖子对朵拉说：“朵拉，你十分清楚，我唯一所爱的，就是玛丽。”朵拉遭到无情地

宅童

■路文彬

早在1970年代，三毛便写过一篇题为《塑胶儿童》的文字，将那些生长于现代都市里的孩子称之为“塑胶儿童”。在她看来，大自然对于这些孩子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早已丧失了大自然赋予的天然灵性。他们对赏月没有兴趣，对看海没有兴趣，成天只想和塑料玩具打交道，要不就是眼盯着电视屏幕心无旁骛。大自然里的一切美物，他们差不多都是通过电视或书本接触到的，即便尚有几分对于大自然的好奇，却也充满恐惧渴望而却步。为此，三毛感叹道：“这一代还能接受狗尾巴草，只是自己去采已无兴趣了，那么下一代是否连墙上画的花草都不再看了呢？”

三毛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时隔近半个世纪，塑胶时代的趋势可谓已盛况空前。淳朴的乡村正惨遭日益加剧的蚕食，摧枯拉朽的房地产业将大自然疯狂切割得支离破碎，如今的孩子几乎都被囚禁在了人造的空间里。久而久之，他们便习惯了这种囚禁，甚至喜欢

性为“瘾”的精神依恋，很类似“麻将”“网瘾”，甚至“毒瘾”。事情一旦到了嗜“瘾”成性的地步，就有些麻烦了。

我并不打算把它妖魔化，“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难道围棋不是一剂可以启智养心的东方灵丹？难道围棋不是集哲学、数学、兵法、艺术于一身的人间瑰宝吗？难道围棋不曾为我带来过乐而忘忧的销魂时光吗？那种不可名状和理喻的快乐不是也曾涨满我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经典棋谱使多少痴迷者为之沉醉，竟至于沉沦，其是非功过，实难尽数。正因为围棋的无法穷尽，古往今来才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由此可以理解了，当世界围棋第一人柯洁完败于“阿法狗”而潸然泪下的一幕出现时，无数国人何以与之一同痛心疾首；可以理解了，当“阿法元”并未研习过人类棋谱，从零开始，无师自通，以100-0的绝对实力打败其兄“阿法狗”时，柯洁又何以发出“人类太多余”的仰天长叹了。

梁实秋在《雅舍》中提及梁任公极嗜好打麻将，且曾有过“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的名言，我不免大感诧异。据说徐志摩、潘光旦、胡适等大家的牌桌技艺也都不错，尽管如此，却不能增加我对“搓麻”的好感。无独有偶，卓有才华的“70后”女作家魏微曾表示自己一生最在意的事情有两个：一是写作，一是打扑克，也令我小有惊讶。我这样想，如果他们倾心的对象是下围棋而不是打牌，就是另一回事了。很明显，搓麻将，打扑克与下围棋虽然都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质，但其品位与境界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硬要比较，也仅仅在“瘾”和“魔”的方面有一拼。

在这里把奥尔加比作“跳蚤”，还“撒尿如雨”，够阴损的吧。他对痴情的随时等待他召唤的朵拉说：“我的短处别的男人也有，我的长处任何人也没有，我不知道为何要你来，去逛妓院要更开心。”朵拉受不了这粒刺激，住进了精神病院，最终开枪自杀。还有，毕加索曾对一个正在哭泣的情人弗朗索瓦丝说：“我希望你知道，你现在并不那么让我感兴趣。别的女人生孩子之后总会有所改善，而你却不。你看上去像一只扫帚，你以为扫帚会招人喜欢吗？”不仅如此，他每次厌弃一个女人之后，还会在绘画中侮辱她们，丑化她们，比如，有一次，他居然把朵拉画成了一个囚犯。

我看过毕加索几个女人的照片，费尔南德，奥尔加，艾娃，朵拉，至少是一个尺度，尤其是对女人的态度，能够看出这人是否具有平等的现代意识。但是，在毕加索看来，他的情人就是匍匐在他脚下的奴仆，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他就是绝对的霸主、君王。玛丽说，“我总是在毕加索面前低着头，对他哭。”毕加索在和妻子奥尔加的离婚官司中，对一个朋友说：“牛的眼睛，有上千条理由保持缄默，对那嗷多了咖啡而撒尿如雨的跳蚤，尽可熟视无

睹。”在这里把奥尔加比作“跳蚤”，还“撒尿如雨”，够阴损的吧。他对痴情的随时等待他召唤的朵拉说：“我的短处别的男人也有，我的长处任何人也没有，我不知道为何要你来，去逛妓院要更开心。”朵拉受不了这粒刺激，住进了精神病院，最终开枪自杀。还有，毕加索曾对一个正在哭泣的情人弗朗索瓦丝说：“我希望你知道，你现在并不那么让我感兴趣。别的女人生孩子之后总会有所改善，而你却不。你看上去像一只扫帚，你以为扫帚会招人喜欢吗？”不仅如此，他每次厌弃一个女人之后，还会在绘画中侮辱她们，丑化她们，比如，有一次，他居然把朵拉画成了一个囚犯。

我看过毕加索几个女人的照片，费尔南德，奥尔加，艾娃，朵拉，至少是一个尺度，尤其是对女人的态度，能够看出这人是否具有平等的现代意识。但是，在毕加索看来，他的情人就是匍匐在他脚下的奴仆，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他就是绝对的霸主、君王。玛丽说，“我总是在毕加索面前低着头，对他哭。”毕加索在和妻子奥尔加的离婚官司中，对一个朋友说：“牛的眼睛，有上千条理由保持缄默，对那嗷多了咖啡而撒尿如雨的跳蚤，尽可熟视无

睹。”在这里把奥尔加比作“跳蚤”，还“撒尿如雨”，够阴损的吧。他对痴情的随时等待他召唤的朵拉说：“我的短处别的男人也有，我的长处任何人也没有，我不知道为何要你来，去逛妓院要更开心。”朵拉受不了这粒刺激，住进了精神病院，最终开枪自杀。还有，毕加索曾对一个正在哭泣的情人弗朗索瓦丝说：“我希望你知道，你现在并不那么让我感兴趣。别的女人生孩子之后总会有所改善，而你却不。你看上去像一只扫帚，你以为扫帚会招人喜欢吗？”不仅如此，他每次厌弃一个女人之后，还会在绘画中侮辱她们，丑化她们，比如，有一次，他居然把朵拉画成了一个囚犯。

我看过毕加索几个女人的照片，费尔南德，奥尔加，艾娃，朵拉，至少是一个尺度，尤其是对女人的态度，能够看出这人是否具有平等的现代意识。但是，在毕加索看来，他的情人就是匍匐在他脚下的奴仆，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他就是绝对的霸主、君王。玛丽说，“我总是在毕加索面前低着头，对他哭。”毕加索在和妻子奥尔加的离婚官司中，对一个朋友说：“牛的眼睛，有上千条理由保持缄默，对那嗷多了咖啡而撒尿如雨的跳蚤，尽可熟视无

聊以自慰的是，作家行当里也确实有很多围棋“爱好者”。川端康成就写过不止一篇有关围棋的小说，金庸不但常和梁羽生激战棋枰，还在年事已高的时候分别拜林海峰、陈祖德、聂卫平等大棋手为师，且一一跪拜行弟子大礼，其恭敬、虔诚之举令人动容。据我了解，江苏的储福金是棋力最强的当代作家。朱苏进、李洁非、王干在他们的散文中都记述过自己彻夜大战的经历，那种对围棋的迷恋之情溢于言表。在朱苏进看来，“弈棋甚至比读书写作更

有意义，读书与写作都要接触与思索人生，都因其严肃而逼近痛苦。而棋枰却如同伊甸园，让你精赤条条地，如小僧般如花般朵般置入其中，得到片刻羽化成仙的感觉”，并慨叹“老年来临，有围棋陪着，心里有多舒坦”，此乃肺腑之言，令人动容。我也很佩服某些智者，即使喜欢围棋，也从不失去理性，南帆也曾在《星空与植物》中写道：“我常常看着棋盘上的纵横19道，心中一阵悚然。我知道，这个棋盘可以不动声色地掠走一个人的毕生心血。这使我警觉地与围棋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为纵横19道编织出来的网罗密密麻麻地罩住。我还想做其他事情。”陈村曾说过假如入狱，自己只会带两样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围棋名著，但陈村和南帆一样基本上比较理性，通常是审美审美的角度欣赏围棋，绝不会深陷其中，更多的弈者没有这样的定力和道性，往往不知深浅地一头栽进去，从此神魂颠倒，玩物丧志，悄然被围棋魔鬼所“吞噬”，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的。

他在《新苏黎世报》发表文章说：“严格地说，毕加索身上的主导因素是精神分裂症，这使他把把自己表现为割裂的线条，这是一种造成形象心理上的裂隙。它是丑陋、病态、怪诞和不可理解的。”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如尼采、梵高等就是精神病人，或许应了那句话，不平常的人才能做出不平常的事。在诡变、狂悖、臆想等非正常的状态下创造出艺术的异端，达到一种极致。

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我们理解并原谅毕加索的理由。任何人都没有对别人人格和尊严肆意践踏和侮辱的权利，即使取得卓越成就的名士也没有豁免权。许多年来，人们对成功人士的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抱有宽容的态度，主要看其历史的贡献，避免陷入唯道德评价的陷阱，这也符合马克思在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问题上坚持历史优先的立场。但是，历史评价优先，并不是不要道德评价。道德是除法律外在社会层面对人的行为规范的最基本的限制，每个人都不会完美履行，但应该恪守一些基本律条，这不仅文明的要

求，也是人作为人的起码准绳。

毕加索在艺术上可能是伟大的，但在道德上，我有权利鄙视他。

密空间……”大自然不仅可以教会孩子们独处，也可以教会他们同别人相处。她把自身拥有的一切美好，皆在不知不觉中毫无保留传授给在她的怀抱里嬉戏的孩子们。她从不指手划脚，仅凭一种深刻的情感联系默默影响着热爱她的孩童。在这一点上，大自然是任何老师任何书本都无可替代的。当然，一旦错过了大自然的情感教育，那也是绝对无法弥补的。因此，自然缺失症即意味着永久的缺憾。

理查德·洛夫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实例，和常在塑胶操场上活动的孩子相比，那些经常在天然草地上活动的孩子会明显表现出更强的表达能力以及虚构故事的能力。这也就是说，孩子们摆脱不掉的大多人工环境正悄悄无情压制和剥夺着他们的诉说欲望以及想象力。也许，我们的宅童没有病，但却一定是不健康的。也许，我们的宅童可以交出完美的试卷，但试卷背后却掩盖着一个苍白的深渊。而问题是，要改变这一不良现状，实在也不像医生把孩子赶出舒适的房屋这么简单。